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-sc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谈天说地

忘记有一盆花

□马德

萧红在《呼兰河传》中，描绘她家后园的情形，“一切都活了。都有无限的本领，要做什么，就做什么。要怎么样，就怎么样。都是自由的。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，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。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，就开一个黄花，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。若都不愿意，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，一朵花也不开，也没有人问它似的。”我总是忘不了这段灵性独抒的文字，虽然记录的是萧红跟爷爷走过的一段美好童年，但天底下的生命，倘若都如这般生长，必然是自由的，也是美好的。

有人说，养好一盆花的秘诀，就是你要忘记你有一盆花。否则，浇水太勤，施肥太过，花非但养不好，还极有可能养不活。柳宗元在《种树郭橐驼传》中借郭橐驼的口，表达过类似观点，即“爱之太恩，忧之太勤”。具体操作作为“且视而暮抚，已去而复顾。甚者，爪其肤以验其生枯，摇其本以观其疏密”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“虽曰爱之，其实害之”。

身边有一位学生家长，孩子自上初中始，便“如临大敌”。孩子考得好，便四处打听，寻能考得更好的秘方；若考得不好，惶惶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八方打听，求迎头赶上的灵丹妙药。与孩子在一起，三句话不到，便是谁谁谁说了，要如此这般才能如何如何。初始，孩子还是乖乖女，有方必信，有命必听。后来，唠叨得多了，开始厌烦，开始逆反。再后来，家长魔怔了，孩子也快要逼疯了。大人的世界，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，在孩子那里，要得太多，且要得太急。最后，一地鸡毛，没法收拾。

一位老兄，今年七十挂零。前些时日，突然失眠，一宿只能睡两三个小时。持续了几天后，他急了，各种求医问药，想改善自己的睡眠。结果，越急越不灵，没多久，便形容憔悴，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于是，开始怀疑身体出了问题，去了好几家医院，把自己的身体检查了好几遍，诸器官一切正常。又怀疑精神出了问题，为此还去看了几次心理医生。如此折腾了好多趟，状态愈发变差了。

一位比他岁数还大的老者说活了，“只要身体没病，睡多睡少，你尽可由着点它，这样就好活了。”那句“由着点它，就好活了”，就像一句偈语，照亮人心。

再回到柳宗元的《种树郭橐驼传》，郭橐驼说：“橐驼不能使木寿且孳也，能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焉尔”。翻译过来，郭橐驼的大意是，我其实没多大的本事，让一棵树活得长，我不过是能顺应树木生长的天性罢了。

顺应生命的天性，就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-scgh@sina.com联系

打包的故事

□李治邦

记得以前吃饭是不打包的，觉得面子不好看。慢慢的，吃饭打包成了习惯，不会看着剩下的半桌子菜扔在那里就走。但是谁先说打包，或者谁去打包倒成了很有意思的事。打包是需要有一些胆量的，因为一般谁提出打包，谁就得打包带走。但是想打包的人不好意思全都带走，就会说大家各自带点什么，这时会有人提出我不带了，你们带吧。一般说这话的人都是财大气粗的，不屑带剩下的菜。想打包的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包带走，也需要点勇气。



我经历过几件打包的事儿，与几个朋友一起吃饭，结账的是一个做生意的，按说是比较有钱的主。用餐结束的时候，她自己说要打包带走，而且几乎把桌上的剩菜都带走了。我从没见过打包打得如此干净的人。她看出我的惊讶，笑着跟我们讲起她姥爷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，说得令人感慨。那时她姥爷在村里干活，一个算命先生在村里游走，被一个大腹便便的财主拦住，态度很蛮横，非要让人家算算他还能活多久。算命的支支吾吾不好说，财主非逼着他，最后算命的嗷嗷说，你明年就死。这句话惹恼了财主，把算命的狠狠痛骂了一顿，最后才悻悻地离去。这件事在村里就传开了，因为这个财主得罪了村里不少人，村里人都觉得算命的给他们解了气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到了转年，这个财主真的死了。后来，这个财主的儿

子到处找这个算命的，最后在邻村找到了他。财主的儿子诚惶诚恐地问道，你怎么能算出我爸爸什么时候死呢？

这个算命的起初不说，后来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，便说，你爸爸贪吃贪喝，而且挥霍无度，浪费了不少粮食，那粮食金贵，哪能经得住他这么折腾？说完，算命的就转身走了。财主的儿子听罢如醍醐灌顶，回去以后就节俭过日子。从那时起，她姥爷就告诫子孙，谁也不要浪费，谁浪费谁早死。说完，她提着满满的打包盒走了，也给了我很多联想和启示。

还有一次吃饭，请客的人很热情，点了一桌子菜，最后我看着剩下的菜对请客的人说，打包带走吧。菜是打包了，可是米饭却剩了不少，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剩下了半碗米饭，旁边的妈妈对她说，你必须把剩下的米饭都吃了。孩子摇头说，我吃饱了。她妈妈

说，你想想袁隆平爷爷为了粮食操碎了心，必须要吃干净了。孩子低头吃完了，我也把我碗底的剩米饭吃完了。我觉得孩子她妈妈说这番话的时候很认真，一点也不生硬，应该是经常对孩子这么说。走的时候，我对孩子她妈妈说，你是不是经常这么对你孩子说？她点点头，说，这么说还总剩饭底子，孩子认为最不值钱的就是米饭，吃饭都是以吃菜为主。她说，我父母都是在山西插队的知青，都跟我说过当时种粮食的艰苦，小时候我因为浪费粮食，挨过父亲的打，母亲不但

不劝，就看着父亲打我。我一个朋友每次吃饭我都劝他打包，但他从来不打包。他对我说，我打包回去老婆绝对不会吃，也不让我吃，说吃这个酸嘴巴子，谁的筷子都朝里边伸，多不干净。我无语，不愿意吃打包剩菜的人确实大有人在。

大家微语

融合

□张云

●我的生活，和我的村庄多少有点关系，我想现在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比村庄更吸引我的了。我在村庄里生活，与那些人那些牛羊那些鸡鸭生活，这已经成了习惯。

●当我一点点变老，才发现这个叫土山的

村庄已经和我融合在一起再也无法分开了。我一天天看着它不断变化，变得越来越年轻，而我却老了。我常常一个人站在村口的草地上，看一群群孩子跑来跑去，他们奔跑的姿势和我以前的姿势没有什么不同，现在村庄越来越松散，不像原来那么结实，以前我捧着饭碗就可以从

村东到村西，如今完成这个过程却要花上我半天时间。

●村庄是一个人最好的归宿。当它成为一种归宿时，便不仅仅是一个村庄了，而成为更有意味的东西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打枣，拾枣

□张庆和

老家是半山区，那方山水适合枣树生长。于是，春栽枣树，秋收枣果，是家乡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。房前屋后，院里墙外，家家都栽种着几棵枣树。那枣树夏天开花结果，秋天枣红果甜。收获的时节到了，家乡人便开始打枣，拾枣。

说“打枣”，名副其实，那可是真打。只见那打枣竿又细又长，最尖头处细得像一条鞭梢。大人说，只有靠这细梢，才能把枝头上的枣，躲在密叶里的枣，一个个抽打下来，而且不会打伤枣子。其实，打枣时并不怕枝断叶损，反而要连枝带叶一起狠狠地抽打。大人们说，如果当年不抽打枣树的枝叶，第二年那枣树就不再开花结果。因此，“有枣没枣打一竿子”是家乡人的流行语。

据说，有一年一位乡亲外出，收枣时家里没人打枣，任凭那一粒粒红红的枣子自行坠地，第二年那枣树虽然也绿叶满枝，然而真的没见开花结果。于是，小朋友们不再心

疼那些枣树，每当谁家吆喝“打枣了”，便兴高采烈地加入其中。

大人打枣，小孩子拾枣。

开始打枣了，只见打枣人挥舞着长长的打枣竿，一竿下去，那红里透青、又圆又大的枣子便纷纷落地。见状，小孩子们你争我抢，然后把手里的枣子一捧捧地丢进主人早已准备好的篮子、筐子或布袋里。最后，主人按拾枣的表现将枣子分给孩子们，算是劳动报酬。如果有没能捡拾到枣子的小小孩，打枣结束后，枣树的主人会故意扔到地上几颗，让小小孩去捡，再挑几个塞给小小孩。人人都有收获，孩子们心满意足，都屁颠屁颠地跑回家，向大人邀功去。

拾枣是有讲究的，有经验的一定会先站在树旁观察，看那枣子落地、打枣人停止挥竿后再去拾。不能站在竿子下方等着，不然，被打落的枣子砸在身上、头上，是很疼的。

那年，我跟随小姐姐第一次参加拾枣，不懂得躲躲，结果，主人一竿子打下来，好几颗枣子砸在了我的头上，疼啊！我正咧着嘴大哭，只听啪啪几声，又一片被打落的枣子纷纷落地，见小朋友们又呼又喊地去抢拾，我哪里还顾得疼痛，也加入进去。那天，枣树的主人说我表现特别好，将一大把枣子装进我的衣兜，临走时还挑出一颗又圆又透亮的大红枣，让我攥在手里，叮嘱我回家后给奶奶吃。

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，打枣、拾枣的往事早已淡出记忆。前几天听家乡人说，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，村里人都搬迁到新区居住，腾出的土地将由专业种植公司来扩大农田、开垦果园。我希望在即将建成的果园里，园主人能够多栽种一些枣树，待枣树们长大结枣成熟时，让已搬进楼房的孩子们去体验打枣、拾枣的乐趣，也拾起友爱互信、和善相处的乡邻生活。